



春秋集傳序

明進士奉政大夫南京戶部郎中鳳陽後學揚時秀撰



作之者聖述之者賢聖人之言
為經與人言之為傳夫免有經
矣亦或用傳者何聖經為遠矣
也難涉猶夫下然今夫觀天
者觀夫地而已矣蓋藥品之

生山川之流峙莫此代有終者
而天之造因之可見也昔在孔
子作春秋乃其親筆一篇文字
而泐詞奧義尤為難浚亦讀是
經者非讀傳不可焉但史傳之
文多舛華藻文浮於實或與經
背則讀者捨經而認傳亦不可

也漢初載籍始出聖經與三傳
雖為一義而各自成書初為傳
訓去經別行三傳文不與經連
於是遺經認傳自相專門而聖
經漸以蔽矣至宋胡安國發明
大義傳心要典所得雖多自是
宗公巨儒咸有取焉今世之士

業是經者皆宗之蓋遵
明制也四海同文每字異喙第
惟窮鄉下邑之士為患其難罕
能讀之或能讀聖經矣讀胡傳
矣而鮮能復讀左傳一或詰之
則茫然不知事之本末是又讀
經不讀傳之弊也吁謂之道經

可乎聲經斷也傳案也胡傳所
斷之詞也譬之獄辭雖知斷詞
而不知斷案則亦何以斷之法
時刊行大全諸家咸備不無繁
雜近有曰四傳者其亦繁且多
矣曰會傳者則又併胡傳而刪
之予自為受讀每以不便乃手

錄是編先之以聖經繼之以左
傳俾於通經者得以見事之本
末然必與聖經相發明者錄之
否則不錄無異義而惟其文之
浮華者不錄全錄一事而中其
叢委瑣細者亦不錄是於左氏
亦有去取蓋孔子記事提要之

意而胡氏亦云要在學者詳考
而精擇之是亦為之擇焉以便
初學讀誦計耳以觀左氏固
自有左氏傳在也至於左氏不
備者然後公穀以兼錄左傳難
訓者亦參用杜解於下而胡傳
前後屬比及旁引諸經初學或

未遂通者亦畧註之庶一開卷
問聖筆大義將曉然於誦習之
餘矣或曰子附左傳於經矣然
則左氏為誰乎蓋左氏魯史官
也古者世官則左氏於魯世傳
其業至丘明始孔子之書而述
之成一家之文耳後漢年表謂

孔子西觀周室於史記意同與
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
其傳指為有所刻謄褒誅蓋損
之文辭不可以書見魯君子左
丘明懼弟子人異端失其真
意因孔子史記具論其始成左
氏春秋此言蓋有所授之也而

明通經者可不談也乎嘉靖乙巳歲予司農留都得携是卷諸寮寮見之者輒手錄焉且勸之以共讀四才曰志者因壽之於梓云

嘉靖乙巳秋九月十日書

刻春秋集傳後序

文林郎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山陰張椿撰

崇古傳春秋者無慮數十家然皆知仲尼不以空言說經故各論本事以立傳要之口說流行各安其意以失其真者居多後世獨把遺經者莫適為正自左

氏公子穀梁三家相繼立之學
官後之治三傳者合焉然三家
各以己意而爭異之公羊失之
俗穀梁失之短左氏失之誣末
復左氏獨存而二家又不免擯
落矣宋胡安國氏之傳出據左
氏之實兼公穀之斷誠聖人之

羽翼述者之冠冕也
國朝科目明經制崇胡傳凡士
業是經有志於博物不窮者則
或改轍守株兼三傳而並習之
先此有併集四傳刻以惠來學
者其於經文參錯異同未有能
辨之者前南戶曹楊君禹峰以

春秋名海內為學者宗深為此
懼乃擇三家之同於胡傳者分
附於下而各律其說則書之隱
者顯義之晦者明凡所以運之
天地稽之圖象質之三王施之
四海而為徑國之常制者無所
異同而詳畧得宜矣迺授其門

人歛汪生子義汪生素力學不
倦迺為枝離付梓以永其傳其
為經生利也不亦溥哉雖然夫
子嘗曰吾志在春秋學者不能
以意逆志而徒信傳以棄經則
又非集是傳者之意也善學者
當自得之

嘉靖丁未二月五日

又亦集其文辭亦以意世其言
必意其法必其言其辭必其法
子語曰各法其法亦其法亦其
必其法亦其法亦其法亦其法
必其法亦其法亦其法亦其法
必其法亦其法亦其法亦其法
必其法亦其法亦其法亦其法
必其法亦其法亦其法亦其法

春秋傳序

左氏傳序

晉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
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
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
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士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
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
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
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

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
記註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
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
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
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
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
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
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
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脩
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

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
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
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
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
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
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
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

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
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悔約言示
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
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
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
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
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
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
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始所論則
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

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湏數句以成言非如八
卦之文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
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
祖述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
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
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
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
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
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
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

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步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及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強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

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

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

典自此可惇春秋書王正月書天王書公即位書公在

之類所以叙君臣之倫書王世子子同生

書列國世子之類所以叙父子之倫書王后王姬魯夫

人魯女之類所以叙夫婦之倫書弟佖夫弟叔時弟年

之類所以叙兄弟之倫書列國邦交紀諸

侯大夫屢盟之失信所以叙朋友之倫

而禮自此可庸春秋書郊禘雩社之類所以明吉禮之

分書含賵禭賻賵賻所以明凶禮之分書朝

聘會盟遇至所以明賓禮之分書侵伐戰克蒐狩城築

軍賦之類所以明軍禮之分書納幣逆送勝致之類所

以明嘉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如字子突嘉

禮之分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如字子突嘉

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如名宰咺削其志存乎經世其

羣氏之類其志存乎經世其

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

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

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

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

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

詩之情以詩考之將仲子言大叔失道而公弗制叔于

田言多才好勇不義而得衆疑若罪在段也及

至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然後知莊公志殺其弟無

親親之道其罪乃不可掩矣清人之序言高克好利而

不顧其君其詩言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疑若罪在克也

及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然後知文公之不君二三執

政之不臣危國亡師之本責乃有所歸矣觀文姜孫于

齊則河廣之詩可讀恩義之輕重可權矣觀戎伐凡伯

于楚丘以歸則式微楚丘之篇可信衛為戎狄所

滅之由可考矣凡此類皆所謂發乎詩之情者也

今則貫乎書之事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古書所紀帝

王之大節也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

不

與則以天下為公而不必於繼世之禮故季札來聘不稱公子貶辭國之非也子可與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禪國之義故文姜始入即書于策明立嫡之重也凡此類皆所謂貫乎書之事者也 **興常典則**

體乎禮之經 莫尊於君非人臣之分莫重於世子非三公冢宰之可班書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示儲副之崇莫正於嫡夫人非眾妾之可僭書歸嗣書考宮皆稱仲子以著嫡妾之別莫親於冢嗣非嬖孽之可匹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以明長幼之序凡此類皆所謂與常典以體乎禮之

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 紀兵則以救人為善經者也 書戰則以受伐者為

主齊桓退師禮楚則書盟于召陵以序其績晉悼納斥堠禁侵掠則書會于蕭魚以美其信凡此類皆所謂本忠恕則導乎

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 建子周人之正朔樂之和者也 而書春王正月以

行夏之時司盟王府周官之司屬而悉惡會盟以善胥命之正大道為公外戶不閉也而書滅下陽城虎牢戒

王公設險之不可忽君先臣從人道之大倫也書晉人執虞公齊侯取鄆昭公圍成以明社稷之無常奉凡此

類皆所謂著權制以盡乎易之變者也 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

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

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

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

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

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

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

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

清

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
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
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
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
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爾
程子傳序之辭以此去聖邇矣因書於後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
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
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
先天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
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
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
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
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
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
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
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
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

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
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
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
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
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
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
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
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
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
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

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
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春秋傳序終

宋 子姓公爵周武王定殷邦封微子啓于宋以奉殷祀
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歷殤莊閔桓襄成文

齊 共元景終十三至宣公八年入春秋歷襄公景公
于春秋歷宣惠懿戴文成穆定獻殤襄靈出終于春

晉 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昭侯昭侯
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爲二以翼曲沃

真 別之自鄂侯二年入春秋歷武獻奚齊卓子
惠懷文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定終于春秋

衛 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
入春秋歷宣惠懿戴文成穆定獻殤襄靈出終于春

蔡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
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歷桓哀穆莊文

曹 景靈平悼昭 成終于春秋 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終
生三十五年入春秋歷莊僖共文宣成武平悼聲隱

陳 媯姓侯爵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
二十三年入春秋歷陳佗厲宣穆共靈成哀惠懷閔

滕 媯姓侯爵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
稱子歷宣昭文成悼頃隱終于春秋

杞 媯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至武
公十二年入春秋歷靖共惠成桓孝文平悼隱僖閔

薛 任姓侯爵至魯隱
公十一年見來朝

莒 已姓子爵武王封少昊之裔茲與期
于莒十一世而茲卒公始見春秋

邾 曹姓附庸國子爵出自顓帝玄孫陸終第五子曰安
賜姓爲曹邾子克始見春秋歷邾子瑣文定宣悼莊

許 姜姓大岳之後至
魯隱公十一年見

許 姜姓大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

許 姜姓大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

許 姜姓大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

許 姜姓大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

許 姜姓大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

許 姜姓大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

許 姜姓大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

小邾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邾黎來蓋附庸未命後從齊桓公尊王室王命為諸侯至僖公稱

子小邾

楚芊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鹿為越章王此替

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詢是為蚡冒又一世熊通是謂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入

春秋歷文堵敖成穆莊共康

秦嬴姓伯爵顓頊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六世至襄公

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襄公卒文公立四十四年是為隱公元年又六世至穆公任好魯

僖公十五年始見春秋歷康共桓景哀惠悼終于春秋

吳姬姓子爵自太伯作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成公

七年始見春秋歷壽夢諸樊餘祭夷昧土僚闔廬夫差終于春秋

越其先禹之苗裔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昭公五年借楚伐吳始見於春秋定公十

四年句踐立是為越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

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

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

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

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逮

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

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

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

賢也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薨謚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數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適冢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賄人寵妾是拔本塞原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

其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藟音累遠去聲

紀元年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

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春王正月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顛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

事乎以夏時冠月聖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文統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扱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緇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緇與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左傳邾子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王朝大夫南季仍叔家父榮叔之類列國大夫魯單伯陳女叔鄭祭仲諸侯之兄弟公弟叔所許叔蔡叔蔡季紀季之類是也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秦銀宋辰之類音釋鍼音乾或進而書字王人子突之類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軟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

焉惡隱公之私也或言褒其首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

要平聲惡去聲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

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參也中五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貳也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遂

實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維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寤生寤寐而生故驚而惡之亟數也巖險也號叔特制險不脩德鄭滅之方丈曰堵三堵曰維貳謂兩屬屬鄭者又屬於已也厚謂土地廣大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繫語助音釋共音恭蔓音萬隧音遂洩音意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曰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又

書曰克段于鄆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弑路人也于鄆操之為已感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已為後患也故投之天也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

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軋音押限國人不知其妻也

秋七月天王平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音暄上聲賵音俸

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冢宰稱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

大夫如南季仍叔上士中士如劉人夏石尚下士如會泚稱王人是也咺位六卿之長

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賜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

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

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

承命以賜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

重嫡妻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

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

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賜諸侯之妾而名

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賜仲子則名冢

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公亦曰出地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

意

春秋左傳卷一

踐土古 四戲王

踐土清丘 四戲大國 全

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
 大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王
 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大史藏其約蘇公亦曰出此
 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
 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
 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
 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况私相
 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
 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
 之也

祝音呪 詛音助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音債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
 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
 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
 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
 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
 者倚強藩爲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
 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
 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
 之患哉

竟音境 繆音穆 携與 携同胤音印 邠音賓

善

春秋集傳卷一

九

全

三晉 占安

友如陳元命單伯至有命
于棠 舍至 俱書日

公子益師卒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故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疆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歛。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歛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音疆

振

庚申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左傳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

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

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

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

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

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

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

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羗胡而

母家

會沾責天夾責用谷夷

卷

春秋左傳卷一

九

全

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此入國之始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無駭帥師入極。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疼父勝之。音釋疼音琴。魯大夫。

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

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

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

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

大衆也非五命而入及國邑過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左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

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

之東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

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

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

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繫日

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

世宗 四唐 心如春 味如 書日 書月

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費音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緌音

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

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字恒歸贈以譏亂法書履緌逆女以志變常眾妾之分定矣大昏之

禮嚴矣。蹶音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左傳魯

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昭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

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已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

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鄭人伐衛。

左傳討公孫滑之亂也。

公孫滑共叔段之子。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

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

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緩其城邑曰圍。

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

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

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

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

戰。僖公二十二年戰于升。陘我師敗績。獲公胄。懸諸魚門。諱不書敗。唯莊九年戰于乾時。書我師敗績。

尸人伐衛 伐衛及占 俱重矣 伐衛不占 伐衛不占 伐衛不占 伐衛不占

以與讐戰雖書滅曰取成公滅鄭襄公滅鄆昭公滅
敗不諱也項乃公在會而季孫特婉其辭為君隱也征伐天子
滅之故直書不諱

之文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
修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
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辛酉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十有餘歲而精曆算者所能
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
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
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

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
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
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
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
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前知人
前知人

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
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
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項崩葬皆不志者王室
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

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於國卿供弔送之禮訖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爲修服於國而可乎故周公有喪魯人有喪周公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七月公至或會同於方嶽僖十六年冬會于方嶽或會同於方嶽僖十六年冬會于方嶽或會同於方嶽僖十六年冬會于方嶽

公至宣七年冬會黑壤八年春公至成或從兵革征五年十二月同盟燕宋六年正月公至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莊五年冬會伐魯六年秋公至僖二十八年冬會圍許二十九年春公至襄十八年十月會圍齊十九年正月公至越境踰時不以爲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鈞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

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

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

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許臣願奉焉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也馮穆公子莊公也。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聘。

癸丑 師救

癸丑 師救 鐵奔

春正月 頤如會

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

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

傳

鄭伯

莊盟于石門

左傳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

也盟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

元年 石門

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
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書
盟者惡之也非常也

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
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
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
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
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
諸臣葬於墓者則家人授之兆為之躡而均其禁是

蔡季端各 遂如晉

公如晉 公如楚

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
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
畧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
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
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
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
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
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成十年公
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
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
宋桓公襄公成公三

意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

周

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

襄公二十八年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意

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滕邾屢朝魯而滕七君

七君書卒五世不葬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

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

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集傳卷一

春秋集傳卷二

隱公中

壬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

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

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

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

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

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

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桓完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

人所以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嬀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嬀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弑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眡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衛州吁弑桓公而立。老致仕也音釋嬀音圭

立晉 細捷蓄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石門遇情
俱異古

夏公及宋公殤遇于清左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

宋公遇于清

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

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

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

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此年遇清莊二十三年遇穀三十年遇魯濟僖

十四年遇防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

爵八年宋衛遇垂莊四年齊陳鄭若曰以尊及卑然

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

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國大者與公

宋公殤陳侯桓蔡人宣衛人伐鄭左傳宋殤公之即位

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

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

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

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

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弑也乎對曰臣聞以

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禁之也夫州吁阻兵

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

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

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先君之怨謂二年鄭人伐衛音釋蔡扶云反

春秋之法誅首惡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

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脩怨勿論

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桓

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吉夫

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為從音去聲

秋翬帥師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

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

翬帥師 戒舒寡 俱要早办

陰始疑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况翬已使主兵而方命平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鐘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會宋公殤 **陳侯**桓 **蔡人**宣 **衛人**州吁 **伐鄭**左傳諸侯伐鄭師敗鄭徒兵

取其禾而還

春秋左傳卷之七

首止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暈帥師會
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
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會黨聲復會師
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
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
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謀討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為可曰

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使人執之而請蒞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儒羊肩盭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石子石碯也請蒞請衛自臨討之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知然者伐鄭
之役公孫文仲為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
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
則石碯謀之而使右宰醜蒞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
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
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其義是矣于濮者憫衛
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
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
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

意

春秋左傳卷之七

五

章

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
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

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

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

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

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

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

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癸亥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

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

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也故講事以度軌量

於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

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器同之守

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

稱疾不從僖伯即公子張音釋

鬼音搜彌音癘亟音器數上聲

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

於琅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
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
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河四一 錢王 北京全

齊休那雙丘晉休休齊

現魚理 親社法

現魚一 審世

佳伯 晉仲

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鐘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弒逆之賊討矣。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弒，何以為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

頌如會 意如晉

寢而不歿於婦人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為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秋衛師入邾

左傳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

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圍

入邾命春入邾命

意

春秋集傳卷二

七

章

休下立昏入即
暴亂之後

邠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呼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邠，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賜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賜。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辯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

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

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適與嫡同

初獻六羽

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

初獻六羽者，始用大份也。不謂之份而曰羽者，份干

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

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份也。初者，事之始。魯

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

用於大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群公皆僭用焉。

六羽 稅人

六羽 任三軍

六羽 都益未及

六羽 王所

意

春秋集傳卷三

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
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
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
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邾人儀鄭人莊伐宋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

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詰命
公聞其入邾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
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
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
敝邑為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
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

果丘 遂休 晉命 休也

征伐以至者先因事之變也狄則衛州吁告於宋以
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
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螟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蝻食節曰賊食根曰蝻國以

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云螟蝻害稼也春秋書螟記
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
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
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蝻音持 蝻音謀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驅卒驅音樞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有憾謂諫觀魚不聽。

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

忘葬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

而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

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

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

善善而不能用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謂稱去聲

宋人殤伐鄭莊圍長葛左傳以報入

圍者縲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采之途城守

曰彭城也 曰秦賊

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

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甲子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

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

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

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

其郭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

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

意 春秋左傳卷二

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郟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脩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為以利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

之本也初音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傳盟于艾左傳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秋七月

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者物之始於時為

秋七月 不告月
秋七月 晉以休秦

春月令天子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亨者物之通於時為夏月令天子賞封諸侯慶賜遂行贊傑俊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利者物之遂於時為秋月令天子命將帥選士厲

兵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戮有罪，嚴斷刑，貞者物之成，於時為冬。月令：天子察阿黨，使罪無有掩蔽。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固封疆，備邊境，命將講武。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冬宋人殤取長葛

宋人恃強圍邑，久役大眾，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代之威，在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

亦道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乙丑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葬紀。

叔姬，伯姬之姊，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

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
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
書則是以位而茂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

二年書紀履緌來逆女莊二
十七年書莒慶來逆叔姬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

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
歸于鄫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

也是其長孫於國豈一晦一文之姑若凡此勝賢

滕侯卒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
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

亦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

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其

葬成十年公如晉葬景公襄
二十八年公如楚葬康王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計

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平怠於禮

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

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

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
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

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

矣此城中丘九年城郎桓五年城祝丘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襄七年城費十五年城成郭皆以夏莊

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成十八年築鹿園皆以秋是不時也莊公懼齊桓討納糾之罪而浚洙文公既取須

句備邾而城郟襄公聽南遺之姦謀假事難而城費况於築臺園以為游觀之樂新延廡以示牧養之奢

作門觀以借天子雖時且義亦書宣八年城平陽襄

十三年城阪十九年城西郭城武城定六年城中城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城濼皆以冬仲孫蔑會

晉定城成周以蕃王室皆書之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

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

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僖使其弟年來聘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

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

其薄友恭之義攷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

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

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

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

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紕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

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帥

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夫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

亂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繫而稱
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
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
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

左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宋人先取
邾田故邾人入其郭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昧矣邾
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
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
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

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昧音茂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傳初戎朝于

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眾也楚丘衛地
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
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
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佃人積薪火
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
吏則皆官正蒞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

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脩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罪人自夫道不遠矣外也周之禁官猶國實至關

以禮具歸也于楚丘者罪而不姓王臣之患以禮者

國而曰外此一人而曰外其以楚丘也楚丘者

凡伯來朝也夫外之也楚丘立以禮

周禮禮于公與凡伯楚丘之王也

冬天子對凡伯來朝也外此也于楚丘以禮

春秋集傳卷三

春秋集傳卷三

隱公下

丙寅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傳齊侯將許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

故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祊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庚寅我入祊

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

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

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

輸平 內初 倒作
輸平 內初 倒作

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
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
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
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
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
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
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
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
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
大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
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
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
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
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
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
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
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

瓦屋 頑如今

于清卷五 陸士首魚

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

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殤齊侯僖衛侯宣盟于瓦屋左傳春

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

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

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

秋華薄從思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

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

瓦屋 巳卯

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

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

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昭二十年

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春秋謹

參盟喜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

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左傳以成紀好也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

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

浮來 且長檣

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于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裒音浮

螟 氏 蔡 宣 公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左傳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

此為祖令之相生。雖百世而此姓不改。昨謂建置社稷。如胡公封陳。即為陳氏。諸侯之臣。以所出租之字為氏。後世就以為族。諸侯降於天子。故止賜氏。而不敢賜姓也。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

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字魯三桓。鄭七穆。齊氏之類。官如晉士氏。中行氏。魏氏之類。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俠音協

祭伯未 三卿休言
入柱 卓伯王

丁卯九年

春天王桓使南季來聘

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閭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忽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五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成公

年朝于王所者二

僖二十八年

卿大夫如京師者五

僖二十八年

公子遂文元年叔孫得臣八年公孫敖

宣九年仲孫蔑襄二十四年叔孫豹

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

七年凡伯

此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錫命者八年家父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錫命者三莊元年榮叔文元年歸服者一定十四年賵葬者四毛伯成八年召伯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

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

三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

矣服音腎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魯大夫

夏城郎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郕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仍溝洫具餼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

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本音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

僖于防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郟之役

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不王謂不共王職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

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

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

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

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

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及是矣始則私相會

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
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
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戊辰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

僖鄭伯

莊于中丘

左傳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

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

僖鄭人

莊伐宋

殤左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

宋

翬不氏免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因請而行今而會
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

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

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傷于菅菅音間左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

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左傳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

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

成公取鄭襄公取郟昭公取鄆皆覆人之邦而絕其

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郕取防直

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陳音陣。

秋宋人傷衛人宣入鄭莊。宋人傷蔡人桓衛人宣伐

戴鄭伯莊伐取之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

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

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

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

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闔起乘其弊一舉

依了口 首吳依鮮
俱正
依取 依了四歐
善正 不正

會防美入郕實
俱假命

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僖鄭人入郕。左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

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已巳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傳：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侯曰：君與滕君

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實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

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

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

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

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

意

春秋左傳卷三

九

年甲 知朝
大國未甲 小國未朝
恭薛朝 音音甲 如音甲

或屢往而不納以歸昭公七如晉見止者一至河乃復者五定公亦嘗如晉至河而
復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
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
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
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
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莊于時來左傳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

于大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僖鄭伯莊入許左傳秋

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螿
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螿孤登周麾
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
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

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
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
弔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
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鉤其
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無
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以
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惟我鄭國之有請
謂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
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
裡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
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
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
矣周之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亂也天而既厭周
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螿孤旗名傳謂傳于許城下
獲鄭大夫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音釋傳音附螿音矛孤音胡裡音因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

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

意 春秋左傳卷三

休却 休宋

入祊 取郟防 入國

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郟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

不察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

矣使管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寯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寯氏立桓公而討寯氏有死者。內諱獲故言止尹氏鄭大夫主謂尹氏所主祭立謂立鍾巫於魯音釋菟音徒齊音齋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管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

意

春秋集傳卷三

十一

昭

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而不諱國惡
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
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
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
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
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脩謂此類也夫賊不
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
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
懼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爲

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晉王不易之大法其詳
可得聞乎謂一爲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爲人
主之職謂周正爲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
爲可行之時謂正月爲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
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
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
慤爲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叔出奔共而書曰鄭
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爲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
也來賄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
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

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衰榮不可忽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為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允正秋也以允為正秋則坎為正冬必矣。今以冬為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

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於今卒不能易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于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

休和休宋
合入許与本傳

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若乃闢私門
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政繆於春秋大
一統之義矣盟于昧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
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
而要盟者後七年為宋而伐邾昧之盟其刑牲歆
血果何為也後十年為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
神又安在乎比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
道隱民彞泯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
武瑕也皆為利爭不勝計也而莊公獨以順毋為
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

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
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
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
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
賜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為不智知其不可而
不言是為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
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咥之不言如
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
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國愛君之義矣其

首止 新道
于戶 取野 交好也
于戶 潞氏
小白 于箕

貶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為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為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為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為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為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計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曰或不目著禮

入極 友如陳 垂阼 告稱全
四折 垂阼
余五 竹父如齊 全

奚故 鍼奔 春王 黃也

貌之差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為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使為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已登於史冊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弑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季氏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讐誘於利而忘其辱以

信

意如為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
 此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
 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
 矣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
 法豈不信夫

春秋集傳卷三

而自命也其有餘云云會歸奉與而出歸奉與
 不書為書其自歸而奉與非其
 不書為書其自歸而奉與非其

